

我守卫在桃花河畔

WO SHOUWEI ZAI TAOHUAHE P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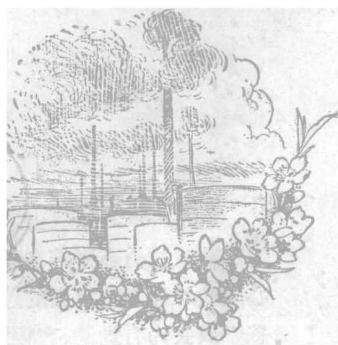
黎汝清 著



我守卫在桃花河畔

黎汝清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我守卫在桃花河畔

黎 汝 清 著

华三川绘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上海印刷学校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51 (初中、高小)

开本 787×1092 1/23 印张 3 1/7 字数 57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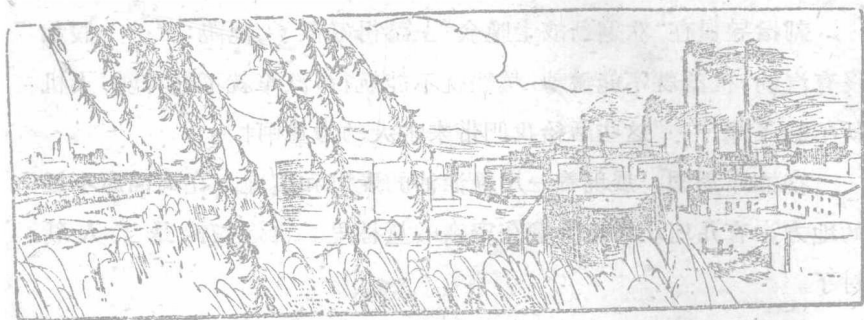
1961年1月第1版 196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R19924·2662

定价：(4) 0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写新战士逐步成长的小說。它生动而細致地描写了警卫战士金平等在党的教育下，努力学习、刻苦鍛練，忠心耿耿地保卫着祖国的建設事业，勇敢机智地和特务作斗争，終于成长为有觉悟、有經驗的警卫战士的过程。



一、在和平的日子里

我叫金平，是三連五班的一个新战士。

我們的营房屋落在边疆一个城市的近郊。在我們的駐地和城市之間，蜿蜒着一条清澄的河流，名字叫桃花河。河两岸遍布着成排的楊柳和桃树，确是个幽美的地方。

河东面是“曙光炼油厂”。高高的烟囱噴吐着濃烟，当无风晴朗的天气，这些烟云就象灰白色的花朵綻开在蔚藍的天空。

炼油厂的后面是油庫。油庫的鉄筒象圓圓的銀色的丘岭，晚靈給它鍍上一层金色，更显得雄偉美丽。

这里的机器日夜不停地轟响，远远听来就象故乡黃河的濤声，不給深夜以片刻宁靜。

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是幸福的。当我想到自己担負着保卫工

厂、保卫油庫的重大責任时，我怎么也按捺不住滿心的喜欢。

刘指导員在“欢迎新战士晚会”上講得好极了，他說：“……假如沒有汽油，机器就不能轉动；輪船就不能航行；汽車就不能奔馳；飞机就不能飞翔……”这些話給我們带来多大的力量呵！

在油庫周圍，展現着一片綠油油的麦田和菜地。在离油庫不远的地方，有几座小村庄隱藏在密杂的丛林里。再远些就是工人新村了。

桃花河的木桥上不时地过往着下地生产的人群，他們的歌声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处……

中午时，桃花河面上閃动着金色的阳光。而在黄昏或早晨时，河水被朝霞或晚霞燒成紅色。我想象着，当桃花盛开的时候，这里該有多么美丽！

向河的西面望去，便看見城市高大的建筑，寬闊的街道，熙攘的人群……到夜里，突然亮起万家灯火，就仿佛看見了灯的山，灯的河流。城市以輝煌的灯火，不讓夜的黑暗遮住它淡紅色的天空。

从我們营房沿着市郊的公路，走上三公里，就到繁华熱鬧的市区。

每当我們从教練場沿着河岸回营房时，我們学着老战士的样子：昂着头，挺着胸脯，精神抖擞地把两手甩得高高的，一路尽情地唱着歌：

我們对祖国无限忠誠，

我們战斗的步伐坚定；

不管烈日、冰雪、暴雨、狂风，
日夜守卫着城市的安宁！

烟云、红旗，满天飞扬，
机器轰鸣，歌声震响；
我们幸福而又自豪，
日夜保卫着人民的安康！

这时，种地的都停下脚步，小孩子也跑着聚拢在路旁，看着我们威武的行列，听着我们雄壮的歌声，从他们喜悦的脸上，我看出对我们的爱戴和信任。是的，听听我们的歌声，就会知道我们对祖国的忠诚！

1955年的春天，就在这个美丽的城市近郊，开始了我的士兵生活。

我和我的同乡金小方被分配在一个班里。他是我从小的好朋友。

我的个子又细又高，在家时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白杨树”。他比我胖，比我矮，但他的外号并不是什么“坐地槐”“疙瘩柳”之类，而是不太光彩的浑名，叫“迷糊”，——就是头脑不清醒的意思。

为什么叫他“迷糊”，金家寨的人几乎全知道。这里我要提起我朋友小时候一件不体面的事。

有一天，他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；可把他妈妈忙坏了，又煮面条又炒菜，而小方呢，却忙着喂他的小鸟，他是个鸟迷，玩起来连他妈妈的喊叫也听不到，最后他妈妈生气了，大声喊：“小方！耳朵聋了吗？把

香油倒到鍋里去，两匙羹就行了。”

于是，我的朋友就努着嘴拿起油瓶向面条鍋里倒。他想：多放点香油总沒有坏处。天呵，一陣煤油味熏得他直发昏，当媽媽跑到屋里的时候，他已經跑到村外去了。媽媽提着苕帚到处找他……

“迷糊”的名号就随着这段故事在村里傳开了。

我們有时候亲密，有时候吵嘴，誰也不知道我們吵过多少次了，如果記帳，准比指導員的記錄本子还要厚。不过吵嘴并不妨碍我們的友誼，就象云朵不能长久遮住阳光一样。

我們参軍的时候曾經約定：从此不再吵嘴。可是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記清諾言的。譬如今天，如果不是点名的号声，我不知道我們什么时候才会結束這場爭吵！

今天上午我接到了媽媽一封信，大意是說：刘为民表哥在部队立了功，給家里寄去一張獎狀。他們打沉了敌人一艘汽艇，活捉了許多蔣軍，救了漁船。媽媽信中并問了我在部队的表現，这是使我感触最深的。

媽媽的心意我知道，她希望我立功，甚至已經在等着我的立功喜报。說老實話，我在部队里工作得很努力，黑板报的表揚栏里也出現过我的名字，我也有信心不久就会跨到光荣榜上去。但是說到功勛，还談不上。

我不知該怎样給媽媽回信，便找小方商量。

在俱乐部里我找到了他，我拉了拉他的衣服說：“出去一下吧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”

他正玩得高兴，便冲着我說：“你专会煞风景……”

但他还是跟着我走出来，我們坐在桃花河边。

我說：“媽媽來信問我要成績，你看該怎麼回答才好？這一個月的兵士生活，有什麼可說的？”

他不加考慮地說：“真是自找煩惱。寫什麼都可以。”

我很不滿意他的回答，但還是忍耐着：“你說我們在這裡又不打仗，怎樣才能立功呢？”

“干上三年不就完了，在哪裡干還不是一樣！”他回答得那樣干脆，仿佛早就考慮好了似的。

我真冒火了，搶白了他几句：“虧你說得出口，正因為你有這種錯誤的想法，這次射擊才沒有打好，看你將來拿什麼話回答金家寨的人。”

“別那麼認真吧。我不象你，老想當什麼英雄，當服役期滿回家的時候，胸膛上掛着碗口大的勳章，在三里地以外就能看到，好讓人們歡呼：‘快迎接呵，我們的英雄回來了！’”他說話時的那種自信的神氣，仿佛把我的心看透了似的。

我氣得眼冒火星。說實話，我是有這種想法：甚至在參軍前的晚上，我就做過這樣的夢——我建立了功勳，胸前掛着金光閃閃的獎章，象那些戰鬥英雄一樣，走在天安門前洪流般的人群裡，看見毛主席在向我們招手。

“好呵，你就迷迷糊糊地混日子吧！如果我這三年的服役馬馬虎虎地混過去，我將苦惱一輩子。”我故意把“迷迷糊糊”說重一些，想給他一點刺激。

就在這時，晚點名的號声响了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阳光暖和而又明亮。我独自坐在桃花河边，琢磨着怎样给妈妈回信。我没有什么功勋，甚至也没有把握在什么时候树立功勋，但又不能叫妈妈失望，真是矛盾得很呵。

我无意地翻着一本“解放军文艺”，突然，被里面发表的电影剧本“怒海轻骑”吸引住了。看，剧本里的主人公丁傅志、卫国平表现得有多勇敢，这才是真正的战士生活呵！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：要建立功勋必须在战斗的环境里；而我现在是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于是我很快地给妈妈写了回信：

“亲爱的妈妈：

我们这里是大城市，不象海军，这里没有惊涛骇浪，没有可恶的蒋军，也没有偷越国境的特务；这里的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，所以我没有机会树立功勋……”

写完后，我又默念了一遍。虽然我还不能肯定内卫工作就是不能树立功勋，但我却相信我是对的。

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指导员把我的书拿过去看了看，说：

“喜欢海军吗？”

“很喜欢。”

“喜欢公安部队吗？”指导员好象看透了我的心似地。我有些发慌，但立即转了一个念头，我要说出我心中的烦恼。我说：

“总不如海军好！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参军时，村里人都嘱咐我为全村争光，当了英雄立了功再回家；可是在这里站站岗，放放哨，还能当什么英雄？”

指导员微笑着说：“我以前也当过战士，我理解一个战士渴望战斗的心情。一个真正的战士，谁不希望为祖国建立功勋呢！因为功勋不只是个人的荣誉，更重要的是表示了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和贡献。但是为什么去立功，怎样去立功，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懂得的。”

指导员和我沿着河岸走着，一边说，一边不断地扭头看我，好象窥探我是不是听懂了他的意思。忽然他止住脚步问：

“你看，那边是什么？”

“油庫！”

“那边呢？”他又指着另一个方向問。

“炼油厂！”我不懂指導員为什么問我这些尽人皆知的事。

“如果特务在那里放上顆炸彈，会出现什么結果呢！”

这句话完全出我意外，老实說，我还没有認真地想过这个问题。

我順口答道：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們瞪着两只眼干什么？”

“对啊，对啊！”指導員立即抓住我这句话，“如果两只眼瞪着油庫和工厂就好了，可是你的眼睛瞪着哪里呢？嗯，我看你的两只眼瞪着海洋，你認為那里可以得到奖章，是嗎？”

指導員柔和的語調刺痛了我的心，我不承認也不否認，只是沉默。指導員不愿使我发窘，便繼續說：

“我們应当善于在任何崗位上工作，并作出出色的貢獻。就說我們內卫工作吧，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，任务艰巨得很哪……”

我承認指導員的話很有道理，但我还是有些想不通。整天訓練、值勤，怎样才能建立功勋？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。

指導員走后，我把給媽媽的信撕掉了。

二、枪膛里的子弹

今天我和小方在油庫周圍巡邏。

桃花河掩藏在茂密的林蔭里。一群姑娘沿着河岸走向田野，人們在麦田里忙着薅草，歌声随着麦浪流向远方。

指导员朝我們走来，聚精会神地环視着田野，然后指着河对岸一个釣魚的問：

“你們注意过这个人嗎？”

这时我才看到一个穿干部服的瘦癯癯的中年人，在向我們这边張望。

“我們沒有注意过。”我坦白地說。又疑惑不解地問：

“注意他干什么？”

“应当注意。現在人們这样忙，又不是星期天，他为什么有閑空来釣魚？……要記住：一个战士如果沒有警惕性，就象枪膛里沒有子弹一样！”

指导员走后，我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便对小方說：“当个战士可真不简单呵，但怎样才能提高警惕性呢？”

小方淡漠地說：“这有什么可說的。六连守卫了一年油庫，半根特务毛也沒碰到。我不信瞪着两只眼睛会讓特务钻进来！”

如果是在前天，我会同意小方的看法，可是自从指导员和我談話后，便对小方的看法抱怀疑的态度了。

我反問他說：“那么指导员講的話是多余的了？”

“呃，不能那么說，你总那么死心眼，这是以防万一嘛，万一，就是百年不遇的事。脑子动多了，要秃头的！”他竟开起玩笑来了。

我不喜欢拿严肃的事情来开玩笑，我觉得指导員講的很有道理，我要好好地想一想。

这天夜里，我为这个问题翻騰了半宿，虽然没有想出个道理来，我还是繼續想下去，难怪小方叫我“幻想家”呵。在这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吃了早飯，連长命令各班带开，驗枪。在指定位置，五班班长陆光英命令全班驗枪。

我打开枪机，突然从枪膛里跳出一顆子彈，滾到陆班长脚前，簡直把我惊呆了！我两眼直瞪着在地上滾动的子彈，身上立即渗出了汗水。陆班长把我手里的枪急忙夺过去，枪膛里还压着兩顆子彈。

这真把我吓慌了，我呆呆地站在那里。我知道这是違反了条令。因为条令上严格規定：平时枪膛里是不准压子彈的，以免走火伤人。

連长急匆匆走过来，命令我出列，严厉地說：

“这是不可原諒的疏忽，要严格地檢查这件事！你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我脑子象一团乱麻，理不出个头緒。我說：

“我自己也弄不清楚。”

“是不是昨夜上崗后忘了退子彈？”連长又追問。

說实話，这时候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在团的小組会上，同志們分析我这种麻痹大意的危害性，說服我承認錯誤，并且保証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金小方不是团员，也被吸收来参加会议。奇怪，他象病了一样，低着头一声也不吭。他是为我的錯誤难过？还是認為同乡給他丢了人？我猜不透我朋友心里想的是什么。

同志們对我的批評都是善意的，但我很少听进去；我在竭力回忆着昨晚下崗时的情景。甚至连我交班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想过了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在下崗时我把子彈全部退出来了，还记得有一颗子彈掉在地上，被我踩了一脚……”我兴奋地说。

为了証实我的記憶，我从彈夹里拣出那颗被踩过的子彈，果然，上面还遗留着我的鞋底釘划过的痕迹。

同志們都沉默着。陆班长把子彈拿过去，一边看一边在思索着什么。

指導員来了。当他了解了会议的情况后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誰也不敢保証不犯錯誤，甚至可以說：进步是在改正錯誤中得到的。金平可以回去想一想。”

回到宿舍，我斜躺在床上想得头都发胀了。我記得我是把子彈退出来了。那么会不会是人家上崗时錯拿了我的枪和子彈袋呢？那天值夜班时刘新元是带着枪来接我的班的，絕不是他。是小方？还是王先鋒？小方是个馬馬虎虎的人，如果真是他，那我該怎么办呢？

我煩惱得夜里也不能入睡。我該怎么办呢？同志們一定会認為在新战士中我是第一个違犯了紀律的人，这还可以忍受。但是同志們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敢承認錯誤的胆小鬼，我实在受不了。我看出

陆班长也在为这件事情伤脑筋。于是我想：为了免却大家給我操心，倒不如承認了好。

当开班务会的时候，承認和不承認的两种想法，在我脑子里打来打去。最后我竭力隱藏着委屈，鼓着勇气站起来說：“枪膛里的子彈是我麻痹，忘了退出来，請求上級給我处分。”我的嘴唇哆嗦得很厉害。泪珠已經在眼角里滚动了。

这时，刘新元站起来質問我說：

“你为什么不馬上承認？为什么撒謊說把子彈退出来了呢？”

我本想隨便承認錯誤也就完了，却沒料到他会追問，这使我張口結舌，我不能再撒更大的謊，只好沉默。

这时小方猛然站起来，激动地大声說：

“金平說得不对，錯誤全在我身上，是我夜里拿錯了枪。”他激动得連嗓音都变了。这些話使我吃惊，全班人都轉过臉去看着他。

他繼續說：“这几天我心里象被火燎着一样难过，有时想說出来，可是話到舌边又咽回去。我想：我該怎么办呢？不說吧，对不起上級，对不起同志；說了吧，不光同志們耻笑我，就是金家寨的父老也要耻笑我的，何况我还剛填了入团志愿書……”

我好象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那样輕松，我为小方勇敢地承認錯誤而感到高兴。我非常感激他。

陆班长最后綜合大家意見說：“小方的麻痹大意是严重的，馬馬虎虎和心不在焉，这和一个內卫战士的品質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但是勇于承認錯誤是好的……”

接着又批評我說：“金平不該消极地承認不是自己的錯誤，这样

对自己、对犯錯誤的同志都沒有好处……”我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陆班长的意見。

午飯后，小方对我說：“怪我一时糊塗，害你苦惱了好几天，你会記恨我嗎？”

“小傻瓜，我記恨你干嗎？說实話，我真佩服你勇敢地說出自己的錯誤。”

他看我講得很誠懇，便高兴地打了我一拳向外就跑，我却拉着他，指着他的脑袋說：“你还是去想想这里面还有多少麻痹大意的思想吧！”